

「私家偵探」紀

蔚然：「我到底壞在哪裡？」



裡，你的分析是最有意思的。」老師又補充說：「另外兩個也不錯。」可其實那兩個人，都是紀蔚然代寫的。「因為那時候沒錢嘛，讓他們請吃飯，paper我來寫，一次就寫三個。」

老師這個提醒，他本來也不太在意，還沒想到走文學這行，可到了大四畢業，系主任是位神父，主動過來勸他：「紀蔚然你應該考研究所，應該繼續深造。」那時候剛好他不必當兵，家裡又沒錢供他出國，一時也不知做甚麼，又不想面對社會，就去報考研究所。

平時根本不用功，那要怎麼考？考試用的是匿名卷，但愛才的系主任偷偷在考場上抄下他寫的答案，判卷的時候拿來對照，特意給他的試卷打出高分，又勸其他科目老師：「拜托啦，這孩子很有天分啊。」就這樣莫名其妙地居然闖進進研究所。

這才開始真正用功讀書，但他自認還是晚了太多。「大部分台灣現在有名的作家或學者，可能都是從高中起就立志從事寫作、拚命看書，而我的起點，很晚很晚。」於是，直到現在，還不間斷地閱讀，看這輩子覺得該看的書，未來最大的憧憬，便是可以趕快退休，專門寫作專門看書。

嚴肅與恐懼

紀蔚然稱自己是個嚴肅的人——這裡的嚴肅，是指人生態度。

他說：「平時喜歡跟人喝酒、聊天、開玩笑，是因為從年輕到現在，感覺存在這個東西，對我壓力很大。」明天我還在不在？明天我會不會瘋掉？被那種念頭困擾時，只有喝酒能讓他覺得放鬆愉快。「如果說從中繁衍出一種幽默感，我覺得那只是抵抗恐懼的方式。」



他的恐懼感通常源於黑夜，疲累時恐懼感就會襲來，好像有甚麼災難會發生，有甚麼惡魔躲在角落，這模糊的恐懼感，有時令他覺得自己快瘋了、快失控了，直到差不多在20年之後才明白「原來只是累，只是想睡」。意識是會騙人的，所以更要面對。

但怕黑，其實自小便已開始。小時候父母做生意，留家中六個小孩在家，紀蔚然站在門口引頸盼望父母趕快回來，家中有個前院，他打開院子的那扇紅門，這時候突然有個流浪漢晃晃蕩蕩走過來，被後面的街燈映照下來，彷彿全身就是個黑影。紀蔚然印象最深刻的是，那黑影越趨越走過來，經過他時，突然就對他罵了句粗口，童年時的他，當即就嚇呆了並哭起來。後來雖然哥哥出來，將流浪漢趕走，安撫他沒有甚麼，但那印象卻揮之不去，如同一種恐懼的象徵——「這就是我面對的世界，我，是多麼無助。」

但對於生命、對於這輩子自己該做甚麼，紀蔚然是非常嚴肅的，只是一般人看不出來而已。

只不過他的步調可以安逸可以放慢。「別人或許很拚命，但我可以做得很慢很慢，可以過得蠻安逸，愈老愈可以。」年齡愈大，慾望便慢慢減低，因為他會去想「到底你要甚麼？」——「我真的要做的，就是寫出很不錯的作品，不管戲劇還是小說。」但又認為自己還不夠努力，「最努力的就是《私家偵探》。」

《私家偵探》給紀蔚然的巨大經驗，就是下一部作品一定要用同樣的力量同樣地去投入。他說自己「以前寫劇本靠聰明在混，有時運氣不錯寫出好東西，但有時就運氣不好。」

但現在他希望的是，寫作與運氣無關。「要全身投入，要非常嚴肅地去面對寫作。」

今年香港書展「名作家講座系列」中三位來自台灣的作家裡，「紀蔚然」對本地讀者而言大概是相對陌生的名字——其他兩位，一位是剛從香港卸任的前光華新聞中心主任張曼娟，另一位是著名作家黃春明。

那麼，紀蔚然是誰？
簡單來說，他寫了本推理小說名叫《私家偵探》。這雖是他第一部小說，但一問世便包攬多個大獎。

目前任教於台灣大學戲劇學系的紀蔚然，既是學者，也是台灣最好的劇作家之一。他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便開始創作舞台劇本，他對語言的使用不但有巧思有深度，更充分顧及劇場演出的效果，因而在此前長達十多年中，都是台灣劇場搬演率最高的創作人。

當一個寫了半生劇本的戲劇家，轉換跑道成為作家，並選擇推理這種文學創作方式中的「異類」，他所面對的，其實是一個怎樣的自我？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攝：劉國權

《私家偵探》有非常顯而易見的自傳性面向——書中的主人公是位前大學教授、前知名劇作家，更是個反科技，不用錄音機，只靠眼睛、耳朵和一雙腿，頂多加一把手電筒的「私家偵探」。這部小說像是一種具有代表性的回憶，寫完它，讓紀蔚然更了解自己。

「但我並不願意因為這小說變成好人。」你會發現，他身上有種沉實的幽默感。「我想知道我這個人到底壞在哪裡。」說完他自己也笑出來。「當然，我是個好人，但我想知道我黑暗的地方在哪裡。」

這種黑暗，不是寫完就消失不見，只是因為能被掌握，所以能被控制。

寫舞台劇本寫了太多，寫到自己已不太滿意，像是遇到瓶頸。又剛好出現一些精神官能症，譬如嚴重懼高、不能開車，於是暫時停筆不寫劇本，自我思考一下，發現自己變得有點太憤世嫉俗，進而思索「我這個人到底是怎樣的呢？」某天散步，突然覺得這場景不錯，該寫個謀殺案，就從這裡開始吧。他便開始透過這部小說，剖析自己。

不念舊，不厚道

從外表的直觀印象而言，你會覺得紀蔚然頗為深沉，他留着絡腮鬍子、鏡片後的雙目微微帶點冷峻，專注談話與思索時，臉部線條很硬朗。但你很快便會發現他是個非常坦誠直接的人——這種坦誠，也表現在自我認識上。

他說：「我做人應該可以更厚道一點。」和紀蔚然談話是非常愉快的事，但他的確自有一套看事情的方法。譬如你問起他一個作家，他不太會講這個作家「不錯」，而一定首先會講自己對這人印象不好的地方。可這並不表示他對這作家完全否定或質疑，只是覺得講「負面」似乎更有樂趣，所以他常被別人誤會是一個有點尖酸刻薄的人。於是這幾年他試圖改進，再遇到類似的話題時會拗著本意說：「哦那個作家！我覺得他蠻有成就的！」還沒講完，自己就先吐了。

同時，他不是個念舊的人。一個朋友，即使很久沒見，也不太會想。這大概和成長經歷有關，從小學三年級起，紀蔚然家就因為生意上的問題，一直搬家，先從基隆搬到台北，之後在台北市裡又搬了十幾次，每次住一個地方，以為這次可以安定下來了，父母卻又要搬家。「所以搬到最

後，從小學到初中到高中的同學都會聯絡不到我。」每兩三年，就要跟一個地方一些人切割，所以他很難念舊。

後來自己結婚時，和太太講希望能安定，不料到1991年從美國念完博士回台灣時，竟也搬了五次家。「過去怪父母亂搬家，沒想到我當家作主時也搬這麼多次。」紀蔚然的教職生涯，同樣是不停遷徙，從政大到師大再到現在的台大，這三間大學都教過的人，大概全台灣只有他一個。

「動蕩」成為一個他個人存在的重要模式。「在這一階段，這些事這些人對我有意義，但下個階段，換一批人，我可能就會慢慢淡忘。」

他很清醒這是病態，但每次搬家都會找到理由，沒有辦法生根，等30歲結婚36歲有小孩後，再帶著小孩去流浪，大半生就這樣過來。這種人生狀況體現在寫作上，最明顯的欠缺就是作品的歷史感比較薄弱，好像總是活在當下，不太願去想以前發生的事。「唯有這次，《私家偵探》算是有突破，可能是年紀大了，就要回顧自己的人生。」

他笑言，自己希望變成更好的人，不要那麼不念舊，偶爾也該給朋友寫封信。

那以後還要不要再搬？紀蔚然目前住在大學宿舍裡，有時也會擔心一旦退休該何去何從。「曾經買過房子，後來覺得很煩，就賣掉了。」現在再買，要用雙倍的價錢。七年後如果退休，可能就無法再往台北，也許會搬到新北市，如果還是住不到，就去南部。按他的話說，這是人生的絕大諷刺。「你在台北工作了一輩子，但到你退休時，卻住不下住不起。」退休之後的確不該再搬家，但到時去哪落腳，目前也難預知。

寫作，是自我反省的機會

紀蔚然不念舊，卻常常自我反省——「我為甚麼不快樂？我為甚麼對人這麼兇？或者我為甚麼現在那麼快樂？」寫作，就是把自己抽離出來，去看自己的狀況，再將其轉化成別人的故事。因而寫作，實際上也給了他自我反省的機會。

闖進文學圈，純屬意外。高中考大學時，不知該讀甚麼，只知道自己英文科目最好，就考去英文系。「哪曉得英文系一進去要念文學、念戲劇。」直到大三時，有個美國老師對他說：「紀蔚然，你知不知道你有一點天分啊？所有人寫的paper

推理創作：個人病史與通俗文化

紀蔚然的「不厚道」，或說是坦誠，不只表現在面對他人上，對自己同樣如是。

對《私家偵探》，他的確是滿意的，但也知道缺點在哪裡，「如果要改寫，我知道怎樣改，不過很少人去改寫一部小說啦。」實際上，《私家偵探》的結構是有所缺失的，紀蔚然本來想改，後來又覺得，無論有甚麼問題，不如留給下部小說去解決與改進，這本醜的一面，就先留著好了。

做大學老師是正職，而從事戲劇是興趣與志業。有一陣子，他本已安於這兩者，卻剛好受到台灣印記總編初安民的影響，有了新嘗試。

「我要成立印記，你來寫專欄好不好？」

「我怎麼會寫專欄，我只會寫劇本。」

一試之下，效果竟還不錯，其他媒體也陸續找紀蔚然寫，前後寫了四個專欄，因而變為一個可以從戲劇走到散文、雜文的作者。

如果沒有這機緣巧合，他不可能跳去寫小說，一定會認為自己還不夠格。「20歲覺得不夠格，30歲不夠格，40歲還是不夠格。」卻沒想到多年累積之下，其實自己是可以寫小說的。

台灣文學界很少有人碰推理，紀蔚然本是屬於文學、戲劇界的人，決定寫推理小說時，周圍的朋友都嚇呆了，「怎麼他要寫推理，他瘋了嗎？」但這恰恰是好玩之處，一個創作文學和戲劇的人，突然跑去寫推理小說這種通俗文類。他說：「我希望結合文學與通俗。」

從推理看到通俗文化

推理故事的獨特方式是可以讓創作者學到許多東西。通常，紀蔚然看完一本推理小說，就對某個地方或某個國家的文化有所了解。譬如他讀松本清張的社會推理小說，其中有一本寫卡奴問題，讓他發現原來日本1980年就已出現卡奴，而台灣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有。一本推理小說，就能窺視出台灣與日本社會發展進程的15年差距。

紀蔚然最近看挪威作家尤·奈斯博的作品《知更鳥的賭注》，發現這位暢銷推理作家的三部曲中，所提到的大眾文化符號全部來自美國——歌曲、電影、典故通通來自美國，於是就好奇：「挪威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國家？」很想去挪威看看，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通俗文化和娛樂文化嗎？

從推理小說中獲得的最大樂趣，其實是看到一個社會的橫截面。

《私家偵探》的特色，就是寫出台灣的特色。紀蔚然一直都在思考：「我生活的台灣目前是甚麼狀況？它的歷史是



甚麼狀況？」並想方設法將這兩者綜合，藉推理小說分享與凸顯自己的感受——「這其實就是我最想做的，推理只是一個寫出台灣樣態的手段。」

不耽溺於病史

但在創作中自我代入，勢必面臨痛苦。「尤其在寫主角心路時，我邊寫邊害怕，怕自己會瘋掉。」那段書寫體驗的折磨之處在於，從未想過可以這樣整理自己的一些心理狀態，那麼多的遭遇與折磨，從前不敢去回想，而這次終於選擇面對時，為甚麼會選擇推理？「因為面對它，也不能太耽溺。」

紀蔚然說：「太耽溺於個人病史就不好玩了，但推理會讓我抽離出來，所以整個過程蠻辛苦也蠻過癮。」小說初稿寫主角的心理病史其實更長，差不多兩萬字，朋友看了抱怨受不了，「你這樣子沒有人要看啦。」忍痛割捨，書寫本

■《私家偵探》，獲中國時報2011開卷好書獎、亞洲週刊2011年「十大小說」等獎項。

身帶來了淋漓盡致的過癮，「雖然想到它、談到它，我還是有不安。」

其實人生的確有些反諷，紀蔚然寫劇本寫了三十幾年，也算是有所成就，卻從未想到胡亂隨便寫一本小說《私家偵探》，竟然受到如此大的關注。

坦白來說，他認為自己倘若若有成就，應該還是在戲劇方面——「那也是我蠻自傲的，可沒想到寫這個，就得了這麼多獎、這麼矚目，就覺得，我的天啊，好像以前都白混了。早知道20歲就開始寫小說了。」

今年11月，紀蔚然會有一齣名為《拉提琴》的新劇在台灣演出，而其後的兩三年，他表示自己不會再寫劇本，打算轉換跑道專注寫小說，且幽默自嘲：「才寫一本就這麼風光，那為甚麼不多寫呢？」

他坦言自己現在心中已有三部小說的構思，不過，寫作又不必和時間賽跑。「慢慢來吧。」「私家偵探」如是說。